

一部醍醐灌顶的杰作 据权威法文版本直译



Psychologie des foules

群体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刘芳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Psychologie des foules

群体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刘芳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群体心理研究 / (法)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刘芳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380-0

I. ① 群… II. ① 古… ② 刘… III. ① 群体心理学—研究
IV. ① 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757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本书文本、印制、版权、宣传等事宜, 请联系: qmbys@qq.com

群体心理研究

著 者: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译 者: 刘 芳

责任编辑: 路 晓 唐云松

出 版 人: 余 凌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375 插 页: 3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80-0 / C·170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序言

我们在前一本著作^①里描述了族群(race)的本质。现在我们要研究群体的本质。

遗传赋予一个族群里的每一个个体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构成了这个族群的本质。然而观察显示，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某种行动而集结成群蠢蠢欲动时，仅仅是集聚这一事实，就已显现出他们具有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新特征叠加在族群特征之上，有时又与之截然不同。

有组织的群体在民族生活中总是扮演重要角色，但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重要过。群体的无意识行动，取代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这已是现今最主要的特点之一。

① 即《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4年出版，勒庞第一本畅销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在该书中，勒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理学层面发展到心理学层面。下文作者提及“前一本著作”时，一般即指此书。——译者注

我尝试采用纯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群体所产生的棘手问题，即设法采用一种方法，将成见、理论和学派置于一边。我相信，这也是唯一能让我们挖掘出一丝真相的方法，尤其是在涉及这样一个让人深深着迷的问题时。致力于证述某种现象的学者，对于他的结论将会触犯到的那些利益不甚关心。杰出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其最新著作中评论道：他不属于当今任何一个学派，研究结果有时还与这些学派的某些结论截然相反。我希望我这项新的研究能担得起同样的评价。从属于一个学派，意味着必须赞同该学派的偏见与臆断。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说明，为什么他们将会看到，我从研究中得出一些迥异于他们原先预料的结论。例如，在指出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在内）在精神上极度不成熟后，我仍然宣称，尽管存在这种不成熟，触碰群体的组织仍然可能会很危险。

原因即在于，对历史事件最为详细的观察，总是向我揭示：社会组织和所有有机体的结构一样复杂，我们的力量完全不能让它们突然产生一些深层次的转变。大自然有时激进，但从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沉迷变革，会让一个民族遭受更多致命的不幸，无论这些变革在理论上显得如何冠冕堂皇。变革只有在能瞬间转变民族本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挥作用。然而，只有时间掌握了这种力量。能支配人们的，是观念、情感和风俗，这些根植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制度和法律是我们内在心灵的外在展现，是我们需求的表达。制度和法律既然源自需求本身，就不能篡改它。

我们不能把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与对产生它们的民族的研究剥

离开来。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从实际角度出发，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要依次从两个非常不同的面向着手。由此我们会看到，纯粹理性给我们的教诲通常与实践理性给予的背道而驰。这种区别几乎适用于一切领域，甚至在自然科学界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角度出发，一个立方体，一个圆形，它们都是固定的几何图形，是被某些公式严格定义了的几何图形。然而在我们肉眼看来，这些几何图形可以变成各种奇形怪状。实际上，透视可以将立方体变成角锥体或方形，将圆形变成椭圆或一条直线。而这些失真的形状，远比它们真实的模样更值得思索，因为前者是我们能目睹并被摄影和绘画再现的唯一形状。失真在有些情况下比真实更为逼真。用物体最为准确的几何图形来描绘它们，可能会使整个自然界变形，并变得无法辨认。设想这样的一个世界，那里的居民只能临摹和拍摄物体，却不可以触摸它们，那么他们在认知事物具体形态方面就会非常困难。关于这一形状的知识，若只被一小部分的学者所掌握，那它的价值也就十分有限。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往脑海里注入这样的观念：这些现象除了具有理论上的价值外，还有一种实践意义上的价值；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后者才显得更重要。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必会让哲学家异常谨慎地对待那些先前可能由惯例强加于心的结论。

另有一些因素也使得哲学家采取这种谨慎态度。社会事件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无法全盘掌控它们，也无法预测它们之间相

互牵连所产生的影响。而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藏着数千个不可见的起因。那些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的结果；它并无意识，且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被我们所分析。我们可以把能被感知的现象比作波浪，它们是海洋里不被人所知的汹涌暗潮在海面上的表现。在群体的大多数行为中，他们的品行显得极其低劣；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举止，似乎被神秘力量所操控，先人们把这些神秘力量称作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则称作逝者的声音。尽管我们不清楚它们的来源，却不能够低估它们的力量。有时，在各民族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力量支配他们；比如，还有什么比一门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的东西呢？如果不是出自群体的无意识的本质，这个组织如此缜密又十分灵活的东西又能源自何方呢？那些最渊博的学者、极受人尊崇的语言学家们所做的工作，也只是费力地记录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他们完全不能创造这些规律。即使是某些伟人的绝妙思想，我们就能非常确信那只是他们个人的独创吗？毋庸置疑，这些思想总得由单个独立的头脑所构思，但是孕育这些思想的土壤里不可胜数的粒粒尘埃，不正是出自群体的本质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可能这种无意识状态本身，正是他们拥有力量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生物绝对服从本能来完成特定行为。这些行为不可思议的复杂，让我们惊诧。理性，对人类而言过于崭新，而且尚未完善到可以为我们揭示无意识规律的地步，更不能取而代之。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无意识的部分十分庞大，而理性所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作为一种未知力量，无意识仍然发挥着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期望待在狭小而安全、能被科学所探知的范围里，不想在空泛的推测和无用的假设里飘忽不定的话，我们应当仅仅描述那些能被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把自己框定在这个描述里。所有由我们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多时候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清晰可见的现象背后，尚有一些我们看不清的东西。更有甚者，或许在这些我们看不清的东西的身后，仍有其他我们未能目睹之物。

引言：群体时代 I

第一卷 群体心理 II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与他们思维一致性的
心理规律 13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与道德 23

第三章 群体的思想、推理和想象 44

第四章 所有群体信仰都具有的宗教的形式 55

第二卷 群体的主张和信仰 63

第一章 群体信仰与主张的远因 65

第二章 影响群体意见的近因 85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手段 98

第四章 群体信仰与想法的变化范围 122

第三卷 不同群体分类的定义及其描述 133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35

第二章 所谓的犯罪群体 140

第三章 重罪法院的陪审团 146

第四章 选民群体 153

第五章 议会群体 162

译名对照表 183

引言：群体时代

当前时代的演变 / 文明更迭是人们思想发生转变的结果 / 群体势力下的近代信仰 / 群体势力改变传统的国家政治运行模式 / 平民阶级如何形成，他们的力量如何体现 / 群体势力带来的必然后果 / 群体只能扮演一个破坏者的角色 / 那些行将就木的文明因群体而最终瓦解 / 学界对群体心理研究的普遍忽视 / 群体研究对立法者及政治家的重要性

所有发生在文明更迭之前的大动乱，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起初似乎都是由一些政治上的大转变所引起，如外族入侵或改朝换代。但对这些事件更为细致的研究揭示，在这些表象之下，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人们思想的深刻转变。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动乱并不是那些规模和暴力程度让人胆战心惊的事件。唯有在人们思想、观念和信仰里发

生的转变，才是举足轻重的，才能让文明推陈出新。历史上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是由人的思想发生的无形变化所带来的可见效果。然而，一个族群世代承袭的思维框架通常稳固异常，因而这样的大变革十分罕见。

当下正是这样一个民众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

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这种转变的基础。首先是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社会信仰、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崩溃。第二个因素是，近代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新发现后，全新的生活条件和思想的产生。

过去的观念尽管已被毁弃过半，但余威尚存；取而代之的新思想，仍在孕育之中。因此，当代社会处于变革和混乱之中。

眼下，要想知道这个注定稍显喧嚣的时代最终会酝酿出什么并不容易。我们也不清楚继我们这个社会而来的社会，将有哪些主流思想为其奠基。但是由此刻开始，我们所能确定的是：无论未来社会如何组织，其主流思想必将格外看重一股全新的、在当代接近至高无上的力量——群体势力。在那么多太过老旧且现今已死亡的观念的废墟上，在那么多被革命一一击碎的政权的残骸里，它是唯一崛起的力量，并且它似乎也注定即将吸纳其他力量。当我们所有的古老信仰步履蹒跚、正在消失时，当社会的老旧支柱逐一崩塌倾倒时，它是唯一无所畏惧的力量，并且它的威望会不断壮大。我们即将走进的时代，将会是真正的**群体时代**。

就在1个世纪前，欧洲国家的传统政治和君主之间的冲突，充当了历史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群体的意见几乎不被重视，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毫无作用。时至今日，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

好恶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不再重要，群体的声音反而开始占优势。它授意君主听命于自己的领导，也是君主们尽力领会的对象。决定国家命运的，不再是王公贵胄们的意见，而是群体的本质。

平民阶级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即他们在实际上逐渐转变为国家领导层。这是我们这个变革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事实上，这种转变的特征并不是普选。操作简单的普选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收效甚微。群体势力的逐步诞生始于某些观念的普及。这些观念被徐徐植入人心。接着，个体慢慢结社以实现理论上的构想，进一步催生群体势力。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才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些关乎其自身利益的思想即使不是很正确，至少指向明确。他们成立联合会，让一个又一个当权者妥协让步；他们设立工会，无视经济规律，致力于控制工作条件和报酬标准。他们还向政府议会派遣代表，这些代表们毫无创见和独立性，通常只把自己当成所在委员会派出的发言人。

今天，群体的诉求越来越明确。彻底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将其带回到文明曙光乍现之前所有人类部落正常状态的原始共产主义，这已是群体誓不罢休的目的。限制工时，没收矿产、铁路、工厂和土地，将所得之物尽数平分，为平民阶级的利益消灭所有的上层阶级等，都是他们所要做的事。

群体不善理辩，却擅于行动。它们当前的组织让其势力变得十分强大。我们目睹其产生的信条将会拥有旧信念的力量，即至高无上、不容非议的专制力量。群体的超凡权力将取代君主的神授权力。

为当前中产阶级代言的作家们，最全面地诠释了该阶级那些稍显狭隘的观念、有点短浅的目光、略带粗陋的怀疑论以及有时稍微过分的自私自利。他们在群体这股全新的、在其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势力面前，十分恐慌。为了理清脑海里的那团乱麻，他们转向过去曾极度藐视的教会伦理，向它发出绝望的呼救。他们对我们说科学已经破产，忏悔着重归罗马教廷，提醒我们那些天启真理的教诲。然而这批新信徒忘了一切为时已晚。即使圣神真会显灵，它对群体思想也无法施加如对新信徒一般的同效力。因为群体对新信徒念兹在兹之事，不甚关心。今天，群体舍弃了他们的布道者昨天已舍弃并帮着毁灭的神灵。没有任何一种力量，神力也好人力也罢，能让水流倒回源头。

科学并未破产。当前思想界一团乱麻的局面，以及在此之中不断壮大的群体势力，都与它无关。科学向我们许诺真理，或者至少让我们获得认知能力，以理解有关的各种知识。但它从未向我们许诺和平与幸福。科学对人类的情感体验漠不关心，它并不能体会人类的哀诉。应当由我们竭尽全力去与科学共处。因为被它祛除之后，众魅复返无望。

那些在每个民族都能轻易见到的普遍现象，向我们展示了群体势力的迅猛壮大，不容我们臆想这种壮大将会很快停止。无论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要逆来顺受。

任何反对的论调都是无用的。诚然，群体的出现可能意味着西方文明已走向最后阶段，它也可能全面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倒退似乎在每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都会发生。然而，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它呢？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残旧文明，一直都是群体所承担的最明确的任务。实际上，群体并非直到今天才担任该角色。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种文明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失去威力时，最终让该文明解体消失的正是无意识且残暴，够得上被称为野蛮人的群体。文明能被创造和延续到现在，依靠的从来都不是群体，而是那一小部分知识贵族。群体只有破坏毁灭的力量。他们的统治永远无异于野蛮时期。一种文明包含既定规则、规章制度、由本能到理性的过渡、对未来的先见之明，以及高水平的文化。群体自身则无时不在表明：仅仅依靠他们自己，是绝对无法具备这些条件的。他们也没有能力来实现。群体那股只能起破坏作用的力量，让他们起着与分解病体和尸体的微生物一样的作用。当一栋文明的大厦被虫蛀蚁噬摇摇欲坠时，往往是群体实现了它的最终崩塌。也恰在此时，群体显现出了自己的主要作用；墙倒众人推好像也在这一瞬间成为唯一的历史规律。

我们的文明也会有此厄运吗？这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然而也是目前所无法预知的事情。

无论厄运最终是否降临，我们都应听任自己去忍受群体的统治，因为这些鼠目寸光之辈的双手，已经接二连三地推倒所有阻碍他们前行的障碍。

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这些我们开始大费周章谈论的群体。职业心理学家们因自身生活与他们关联甚少，总是忽视他们，即便是研究他们，也只知道研究群体犯罪。诚然，群体中间有罪犯，但更不乏正义之师和英勇之军，以及诸多其他类型。群体的犯罪只是群体心理学研究领域里一个特殊情况。仅仅研究这些罪行并不

能让我们对群体的心理结构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不能单凭一个人的罪行就了解他的全部心理构成一样。

可照实来说，世间所有的伟人，任何帝国或者宗教的开创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的政治家，哪怕往小里讲，人类所有小集体的小领袖，自始至终都是不自觉的群体心理学家。他们从群体本质出发，本能地掌握了一套非常切实可行的对付群体的知识。正因为深谙此道，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成为掌权者。拿破仑不可思议地看透了他所统领之国民众的心理，但他在有些时候却完全曲解了从属于其他族群的民众的心思。^①正因为这种误解，他在西班牙，尤其是俄国地区，发动了战争，并遭到抵抗，而这些抵抗最终造成了他的溃败。

如今，掌控群体变得非常困难。政治家已不再意图掌控群体，只求别太被牵着鼻子走。要想做到这一点，群体心理学的知识是他们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只有对群体心理学稍作深入研究，我们才能体会法律和制度在它面前几乎无计可施；才会明白为何群体没法产生自己的主张，只是被动接受那些植入自己脑海里的思想；才会知道那些纯粹在理论上倡导的公平规则，并不能引导群体的行为。只有寻找到那些让他们印象深刻或足以诱惑他们的法规，才能真正驾驭他们。假设国家需要征收一种新税，它是否应该选用一套在理论上

^① 他最聪明的顾问也不比他更了解这种心理。塔列朗（Talleyrand, 1754—1838，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曾是拿破仑的得力助手。——译者注）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西班牙像接待救星一样欢迎他的士兵们。”然而，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在把他们当作猛兽一样接待。一个知晓该族群遗传下来的本能的心理学家，应该能轻而易举地预料到这些。



拿破仑看透了他所统领之国民众的心理，但他在有些时候却完全曲解了从属于其他族群的民众的心思。正因为这种误解，他在俄国发动了战争，并遭到抵抗，而这些抵抗最终造成了他的溃败。（上图为莫斯科大火，下图为拿破仑从俄国败退）